



老中國之死

張建偉◎著

張建偉著

老
中
國
之
死

時英出版社

老中國之死 / 張建偉 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

: 時英, 2002[民 91]

面 ; 公分

參考書目: 面

ISBN 957-8890-92-3

1. 袁世凱 - 傳記 2. 中國 - 歷史 - 袁世凱
(1912-1916)

628.21

91012349

老 中 國 之 死

著 者 : 張 建 偉

出 版 : 時 英 出 版 社

內文版面 : 吳 亭 萱

地 址 : 台北市新生南路 3 段 88 號 3 樓之 1

電 話 : [02] 23637348 [02] 23634803

登 記 證 : 局版台業字第 2944 號

初 版 : 2002 年 8 月

定 價 : 新台幣 280 元

I S B N 957-8890-92-3

本書係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出版，
並授權台灣時英出版社之繁體字版本。

袁世凱祭天 自從當上大總統，住進中南海，這是袁世凱唯一一次「出門」，可見他對天壇「祭天」的重視和虔誠。但他真的相信：一但決策失誤，老天爺還會保佑他的王朝萬世永享嗎？



吸大煙 革命能消滅一個王朝，但似乎消滅不了使王朝真正滅亡的東西，例如引起鴉片戰爭的這桿大煙槍和這些醉生夢死的人們。

卦命者 這張照片上的「卦命」者肯定得到了「皇上又坐龍廷了」的消息，否則，隱藏多時的那條辮子怎敢如此張揚。



梁啟超 國學大師，洪憲帝制的堅定反對派，與時俱進的思想家。但在當年，「與時俱進」四字似乎並不那麼光彩。



蔡鍔 小鳳仙 在歷史中，「傳說」的意思就是「不真實」。但甭管是真是假，動亂年代演繹出的一段紅粉英雄的佳話，畢竟為歷史增色不少。



章太炎 清末民初的國學大師，但他最大的名聲是搞革命，由是演出了在朝政治家與在野知識份子之間最有趣的一場政治活劇。



楊度 曠世奇才，籌安會六君子之首。他主張「君憲」，並成為袁世凱帝制的最堅定捍衛者。但他決非為「復辟封建制」而出頭露面。他是在共和思想拒絕應對的地方慨然出場。他所犯的唯一錯誤是：他失敗了。

嚴復 一部《天演論》，為中國啟蒙運動的先聲，其振臂一呼、維新雲起之功，至今彪炳史冊。但他認為，共和制並不適合中國國情。他因此贊成「君憲」，並成為籌安會六君子之一。





段祺瑞

馮國璋

段祺瑞 北洋三傑之「虎」。但由於他的猛撲，最後虎落平陽的是他的主子。

馮國璋 北洋三傑之「狗」。但他不是一條永遠忠實的「狗」，他咬死了主人。



趙秉鈞 民國初年的國務總理——「蓋世功名工策畫，一生論定是權謀」。不能說他一無是處，但他主謀暗殺了宋教仁先生，這罪行不可饒恕。

黃興 爲創建民國而出生入死的開國元勛。曾自嘲爲「常敗將軍」。但在這個世界上，經得勝利易，經得失敗難，一次又一次地失敗，仍然百折不撓，難上加難。黃興的偉大，正在於履戰履敗而又履敗履戰。



黎元洪 在革命的第一槍響過之後，他被革命者「綁架」爲革命舵手。但不能否認：正是他的被迫掌舵，使革命航船避免了觸礁的命運。

宋教仁 國民黨教父，爲建力立中國民主政治制度而獻身的最理智、最勇敢的先驅。他被趙秉鈞卑鄙地暗殺了，從此，在很長時間裡，民主政治 星光黯淡。



載灃 宣統朝的攝政王，溥儀的父親，光緒皇帝的弟弟。慈禧太后死前把國家交給如此庸懦無能的人物，真是瞎了眼。



隆裕 宣統朝的皇太后，光緒皇帝的遺孀。只要她少一點貪婪和愚昧，多一點她的姑媽慈禧太后的能力和手段，大清朝絕對不會滅亡得如此之速。



溥儀 宣統皇帝。國家怎麼丟的他一點不知道，因為年齡太小。長大了，拼命要再製造一把龍椅，以供自己的屁股享受，於是成為最大的「漢奸」。





孫中山 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。雖說很快就失去了國家最高權利，但在他不幸的額角上，透露著朝陽的光輝。民國初年，他與袁世凱之間一場接一場的政治搏鬥，是最有意義的革命故事。

袁世凱 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。歷史總是樂於從成千丈萬的精英人物中挑選出一位英雄，或者是一位梟雄，使後世的人們一提起他們的名字他所處的時代便歷歷在目。袁世凱恰好正是這樣一個人。





總理大臣奕劻



陸軍大臣蔭昌



海軍大臣載洵

辛亥革命前的部份責任內閣成員 「責任內閣」本是民主政治制度的產物，但走進中國，便成了「皇族內閣」，成了「太子黨專政」的代名詞！看一個制度，實在不能光看它的標籤。而且，這標籤剛剛貼好，大清朝就完了。其實，急急忙忙給大清朝造墳修墓的，就是這幫子「太子黨」——掘墓人從來都是自己人！



外務大臣梁敦彥



民政大臣善耆



理番大臣壽耆

前言

英雄梟雄，奸雄鬼雄，人傑大盜？百年將逝，難平是獄。

內閣總理，民國總統，洪憲皇帝。九泉之下，猶留罵名。

史論曹操，治世之能臣，亂世之奸雄，袁世凱一生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世說梟雄，有過人之才，無濟世之德，袁世凱生平，彷彿似之又非之。

這是我在撰述本書的過程中忽然想到的兩段話。

在我看來，歷史總是樂於從成千上萬的精英人物中挑選出一位英雄，或者一位梟雄，使後世的人們一提起他的名字，他所處的時代便歷歷在目。袁世凱無疑正是這樣一個人。清末民初的歷史沒有他的名字就無法再現，他幾次處於時代的轉捩點上，翻手覆手之間便使那個時代面目皆非。他因而贏得了四頂帽子：竊國大盜、大獨裁者、賣國賊、復辟狂。總之，只要人們想痛罵一個壞蛋，袁世凱肯定會被從棺材裡拉出來遊街示衆。在這可以理解的道德義憤中，存在著歪曲歷史的危險。

最有意思的是「竊國大盜」四字。辛亥革命使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壽終正寢，袁世凱繼孫中山之後當上了民國大總統。如果說袁世凱「竊國」，那麼，他「竊」的是哪一個「國」？是大清帝國，還是民國？說他「竊」的是大清帝國，那是晚清遺老

們的話語，在他們看來，作為大清國的總理大臣而逼迫清帝遜位，當然是亂臣賊子，是「竊國」。但理性的歷史似乎不應當這麼看問題。遺老們拉的是歷史倒車，袁世凱順應的是時代潮流。對此，歷史似乎應該表彰袁世凱。如果說袁世凱「竊」的是孫中山先生已經當上了臨時大總統的民國，這就更值得商榷。首先，在孫先生於辛亥年底回國以前，革命黨與袁世凱有多次約定：誰能使清帝遜位，誰就是民國大總統。如果歷史不想昧著良心說話，當其時，有能力使清帝遜位的人，只有一個袁世凱！值此動亂之秋，孫中山先生一回國就把自己送上大總統的寶座，無論有多少正確的偉大的革命的理由——許多歷史學家是多麼看重這些理由啊——恐怕都不是很合適的。其次，孫先生在當上大總統後便對袁世凱說自己是「虛位以待」，以後他會把大總統再讓給袁世凱，後來也果然這樣做了（當然經過選舉）。於是許多歷史學家說這是孫先生高風亮節。這簡直是無視歷史真實。槍桿子裏面出政權。孫先生沒有槍、沒有炮、沒有錢，「只帶來革命精神耳」——這才是他不得不「讓」出大總統的根本原因。歷史因此而給袁世凱扣上「竊國大盜」的帽子，簡直是蠻不講理，欺負人。

至於「大獨裁者」，這頂帽子給袁世凱戴上，倒是不大不小正合適。不過，歷史學家對這件事情也應該解釋一下。孫中山在把大總統「讓」給袁世凱以前，制定了一部「約法」，讓袁世凱實行內閣制，而不是總統制，說白了，讓民國政府的一切權力

歸內閣，而內閣的一切權力歸國會，所謂「袁世凱總統」不過是個「花瓶」，他的一切權力就是在國會通過而內閣發佈的政令上簽個字。袁世凱當然不願意當「花瓶」。他把「花瓶」打碎了，從裏面鑽出來，先是操縱了內閣，隨後解散了國會，把所有權力握在他一個人手中，這就是「集權」。對此，沒說的，袁世凱就是個「獨裁者」。但歷史如果想把自己打扮得公道些，下面這一點似乎不該假裝忘記：孫中山在把大總統「讓」給袁世凱之前，他實行的也是中央集權，就是說，他當的也是個「獨裁者」（見本書第三章）；而他在「讓」出大總統後，在日本重新組建中華革命黨時，實行的更是黨內獨裁，大搞家長制一言堂（見本書第六章）。因此，袁世凱獨裁當然不假，孫中山獨裁肯定亦真。我們的歷史大罵袁世凱獨裁，大贊孫中山獨裁，這好像勸架拉偏手，有點缺德——缺乏史德。對歷史來說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狗就是狗，羊就是羊，民主就是民主，獨裁就是獨裁，民國而仍然獨裁，掛羊頭賣狗肉，無論誰這麼搞，都是逆歷史潮流而動——這應該是歷史最基本的價值觀。但歷史在堅持自己的價值觀時，不能看人下菜碟。

歷史對袁世凱的指控，最要命的還是「賣國」二字。這當然是指他與日本簽訂了「二十一條」。對此，本書以一章篇幅重述此事，意在恢復一點歷史實相。「二十一條」喪權辱國，這沒說的；但說簽訂「二十一條」的人便是「賣國賊」，這是我不能同意

的。在「二十一條」簽訂之前和談判過程中，有史料指控孫中山先生亦與日本有「賣國」交易，對此，我們的歷史不是視而不見，就是百般辯解，相反，對袁世凱不得不與日本進行「二十一條」談判，卻是不管青紅皂白，不問前因後果，一頂「賣國」的帽子扣上去！我們的歷史如此輕易地抹煞一種「賣國」而認定另一種「賣國」，實在是草率了些。

我的觀點是：第一，孫中山先生是否與日本有交易，既然有史料在——雖未經國民黨和孫中山本人的證實——歷史學家應該進行研究，這是歷史的責任。第二，袁世凱與日本進行「二十一條」談判，是不得已的行為，還是投懷送抱，這是要分清楚的；談判中，袁世凱是竭力挽回國家權益，還是主動出賣國家權益，這更是要分清楚的。第三，無論是孫中山先生是否與日本有交易，還是袁世凱與日本進行了「二十一條」談判，對當事人都不能隨便扣上「賣國」的帽子。「賣國」，這是一種非同小可的指控，歷史學家使用這兩個字時，可是要慎重慎重再慎重。本書作者對孫中山先生是否與日本確有交易，沒有任何研究，因此只是移述了相關史料，並期待著歷史學家的研究結論。對袁世凱與日本進行「二十一條」談判，本書作者的觀點是：第一，既然當時的中國無力與日本進行一場戰爭，那麼，進行談判是中國政府的最好選擇；第二，在談判中，袁世凱及其同僚竭盡全力，挽回不少國家權益，使所謂「二十一條」經過談判

而最後簽訂的文本，具有條約性質的，只剩下了十條左右。據此，歷史指控袁世凱「賣國」，我以爲此說不能成立。

執政期間，袁世凱下了許多臭棋，其中最臭的一步是洪憲稱帝。這一步走出去，連改正都來不及，終於把自己走進了政治深淵。對此，歷史應該爲袁世凱感到遺憾，並有責任作出如下闡釋，以免混淆視聽。首先，所謂洪憲帝制，並非復辟封建帝制，而是實行君主立憲制，在國體上，這是個原則問題，有原則區別，因此不能說袁世凱洪憲稱帝是「復辟」。其次，楊度、嚴復等人鼓勵袁世凱實行君主立憲制，自有他們的歷史理性，就是說，他們堅定地認爲：美國式的共和民主政體不適合中國國情，而英國式的君主立憲政體值得中國借鑒；在這裏，「民主」與「立憲」的含義是相同的，君主立憲制同樣也是民主制度，只是多了個「君主」；因此，歷史更不能說楊度等人是「復辟小丑」。第三，袁世凱與楊度等人在多大程度上息息相通，這是一個問題；袁世凱本人有多大的稱帝野心，以至於把自己推向了政治深淵，這是另一個問題。客觀論史的史家也說不清楚，袁世凱一定要實行君主立憲制，並一定要使自己當上那個「君主」，究竟是野心作祟，還是他堅定地相信君主立憲制是個符合中國國情的好東西。對此，本書毫不猶豫地把袁世凱歸於有野心的政治家行列；如果不是野心作祟，這個一生謹慎的跨世紀梟雄，不會如此不合時宜地走出「洪憲帝制」這步臭棋。